

第四十七章 夫妻夜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建皺了皺眉頭，將手中的果漿碗放了下來，似乎是嫌這溫嘟嘟的碗有些燙手：“我不是替柳氏開脫，隻是當時她找的人，表面上是聽她的命令，但實際上卻是聽皇宮裏那人的命令。柳氏在這件事情中，隻不過是個替罪的角色。”

範閑皺眉問道：“是宮裏的誰要我死？為什麼要我死？莫非他們早就知道我是葉家家主的兒子？”

“他們當然不知道！”範建不知道為什麼變得異常激動，右手緊緊地握住椅把，“知道這件事情的，沒有人會想傷害你，如果有人想傷害你，也一定不是因為這個原因。”

...

“難道整個京都從來就沒有人知道父親與母親之間的關係？如果那些人知道父親與葉家的關係，為什麼就沒有人懷疑過我這個私生子是葉家家主的兒子？”

範閑滿是懷疑地思考著這個問題，心裏略有寒意，發現事情之後似乎還有些更重要的問題，但他根本不敢開口去問，轉而幽幽說道：“那是因為什麼原因？四年前我不過是個十二歲的男孩兒，遠在澹州，和京都裏的一切似乎都沒有瓜葛。”

“四年前，也就是陛下收林家姑娘為義女的時候，也就是他為郡主指婚的時候，陛下那時候就決定了，將來皇商產業，以後就由你來管理，也就是那一次，你第一次出現在皇宮眾人的談話中，眼看著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卻擁有了一個他抱不起來的金元寶，你想想皇宮裏麵地那些貴人們會如何選擇？”

“選擇幹淨利落地殺死我。”

“監察院查了四年。基本上已經查清楚了這件事，隻是可惜沒有證據，奈何不了那些人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就算有證據，隻怕也奈何不了對方才是。畢竟監察院是臣子，那些人卻是主子。”

範建點了點頭。

“想殺我的人是誰？”

“皇後，長公主。”範建微笑著：“不過既然你已經平安長大，而且入了京，相信再給她們幾個膽子，也不可能冒著陛下震怒的危險，對你動手。”

範閑悲哀說道：“您太樂觀了，就算將我殺了，皇帝難道還會把自己的老婆和妹妹如何？”

範建沒有回答，轉而說道：“最近一段時間。靖王世子一定會想辦法拉近與你地距離，而且他一定會想辦法，讓你與二皇子見上一麵。你自己小心處理一下。”

範閑應了下來，知道京都裏每個大族都必須主動或者被動地在這件事情裏表明立場，皇子爭奪天下的繼承權，雖然是一個看上去有些老套的把戲，但無論在那個世界。還是這個世界，永遠是不變的戲碼，隻要那層厚厚的幕布拉開。隱藏在後麵的戲子們便會紛紛上場，或使三尺劍，或用三寸舌，演給別人看，也演給自己看??範府如果想不偏不倚，緊跟著皇上，似乎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。

深夜，範建一個人孤獨地坐在太師椅上，一邊喝著已經涼透了的果漿。一邊想著範閑剛才的話。想到當初自己付出的慘痛代價，他地唇角抽搐了一下，又想起京都那個流血的月份裏恐怖血腥的場景。在那個黯淡地沒人知道的夜晚，皇後的父親在自己的刀下顫顫發抖，當自己親手一刀將對方的頭顱斬了下來，那頭顱骨碌骨碌滾著，似乎想起了那個聲音，範建地唇角浮現出一絲溫柔的笑容。

後一段日子裏，範閑過的很是自在，每天在府裏享受著大少爺地待遇，偶爾溜到照，路去瞧瞧籌劃中的書局到了什麼地步，和那位也姓葉的掌櫃倒是逐漸熟了起來，一應事順，所以府裏清客崔先生還是回到了司南伯的身邊。而每隔一天的晚上，範閑總會溜到那個皇室別院去，熟門熟路地翻牆而入，隻是現在的窗子已經不再關上，雞腿姑娘總是

默默地等著他。

之所以經常往那裏跑，不是因為“戀奸情熱”，實在是林婉兒的病不能再拖，皇家的人都是木頭，好在禦醫在收了司南伯府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彎遞過來的賄賂後，終於開口認可稍微進些油腥對於郡主地身體是有好處的。

範閑經常去那裏，就是為了送吃的，以及自己配的藥丸，因為怕和禦醫開的藥相衝突，所以用藥都極溫和，除此之外，便是帶上許多好吃的，滿足一下未婚妻一日饞過一日的小嘴。就這般過了些日子，林婉兒的身子明顯有了起色，臉上的紅潤漸多，卻不是以前那種並不健康的豔紅，而且身上的肉也多了起來，臉頰處明顯圓了一圈。

林婉兒有些頭痛於此，但範閑卻是無比驚喜，心想成親之後，自己豈不是可以天天揉捏自己最愛的嬰兒肥美少女？

別院的侍衛實在是有些鬆懈，加上範閑在澹州被五竹訓練出來的爬牆功夫，所以夜夜偷香喂藥，竟是沒有人發現。不過林婉兒身上的病根卻還是沒法子根除，範閑心想還是等費TB回來再說，實在不行，成親之後想辦法搬離京都，範家在蒼山上還有一處別院，最適合療養。

經過了這些夜裏的接觸，這一對未婚夫妻之間早就熟稔了許多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從慶廟一見鍾情之後，兩個人便覺得對方與自己有些極其相似的地方，也許是容貌，也許是身上的氣質，也許是對待事物的看法，這種投契感讓初戀的範閑，初戀的婉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執子之手的美妙，由兩個本來陌生的男女，變成了如今一眼一指便能知道對方想些什麼，竟是沒有

有花多少時間。

林婉兒望著他的臉，憂色忽起問道：“你天天用那香讓四祺入睡，時間久了，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？”範閑安慰道：“第一次來就說過了，這香對人身體隻有好處的。”

林婉兒想到他第一天摸進窗來的情形，不由噗哧一笑，說道：“如果當時真把你當采花賊殺了，你怎麼辦？”

範閑苦笑著牽著她的手：“依晨，或許有些事情必須要讓你知道。”

林婉兒聽他喊自己的小名，微微一羞，說道：“什麼事情？”

“嗯...如果你要殺我，估計是很難的。”範閑笑嘻嘻地說著：“我從小就跟著很厲害的人學習，所以骨子裏不是什麼寫詩的文人，倒更像個莽夫。”

林婉兒歎息道：“知道啦，如果不是莽夫，怎麼會當街痛打郭尚書之子，還鬧得沸沸揚揚的，直到現在還不能離京。”

說起來，範閑打郭保坤的那案子一直沒結，兩邊角力不下，京都府早就掛了白旗，舉了免戰牌，將案子遞到刑部，用的名義是：案情複雜，難以勘決。其實這案情有什麼複雜的，如果真想查，隻要把現在跟著範閑在京都街上閑逛的幾個護衛一抓，然後一用刑，什麼都明白了，可問題是打官司的兩家背景不簡單，所以案情就自然複雜了起來。

這是歪門邪道，卻又是官場正道??案子遞到刑部之後，於是輪到刑部開始頭痛，目前正在籌劃著請宮中下旨，讓監察院來辦理這案子，雖然這種治安案件不應該是監察院的管理範圍，但畢竟兩邊都是官員，而監察院又有監督官員的職責，所以也說得過去??京都百官都知道，監察院的院長大人，是哪個官員貴戚都不會放在眼裏的。

所以郭家在等著監察院開始調查的那一天，孰不知範閑也在等著那一天，他手上拿著費介留給自己的牌子，才不會怕監察院的夜叉。

安靜的夜裏，範閑略略出了些神，接著安慰林婉兒：“這事不要緊，過幾天自然就淡了。”他忽然想到麵前這個少女的母親，曾經在四年前試圖要殺死自己，眉尖不由皺了一下。

林婉兒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，見他神情，問道：“是不是最近有些麻煩事？”

範閑看著這姑娘的如畫眉目，歎了口氣問道：“如果將來...我與長公主之間有什麼問題，我很擔心你會如何自處，隻怕你會很傷心。”

林婉兒微笑著：“為什麼要提前思量那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呢？婉兒從小就病著，似乎在數著日子過，永遠不知道哪一天就會離開這個塵世，所以我一向不喜歡思考沒有發生的可怕事情。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滿是憐惜地將她摟進懷裏，嗅著她發間的餘香，心裏不停說著：“我知道你的感受，因為我曾經

和你有過一樣的遭遇。”

吻君唇葉，齒有餘香。

“嗯...婉兒，你身子真軟。”

“你...你摸的是你前些天自己拿來的枕頭。”

範閑很喜歡夜裏偷跑到女子閨房中的感覺，這像是偷情，卻又是一種沒有心理負擔的偷情。如果允許的話，他願意這樣的日子更長久一些，至少在成親之前，不要有太多的事情來打擾自己，能夠在京都有這樣的幸福生活，無論如何也是離開澹州前想象不到的事情。

奈何所謂事不從人願，平靜的生活總有結束的一天。這天下午，靖王世子擺明車駕，來到範府之中，柳氏趕緊上前恭敬迎著，將他迎入花廳用茶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